

# 梦回山口洋(十八)

## 作者：夏明

集体婚礼举办那天，山口洋市区热闹非凡。在中华公会门口张灯结彩，锣鼓喧天，几部敞篷大卡车挂着红布喜庆标语排列在马路上整装待发，中华管弦乐队奏起欢乐的曲子，20对新人分乘几部卡车，有序在车厢站好。公会提供西装、领带、婚纱，新郎租用笔挺的深色西装，配鲜红的领带；新娘租用洁白的婚纱，长裙拖地，化妆以后个个美若天仙。街道两边挤满看热闹的人群。奏乐开始，车队缓慢行进，头车还悬挂中印两国国旗。车队绕市区一周，沿途都是围观的市民。

新郎新娘胸前别着大红花，整齐列队在公会大礼堂的主席台前。司仪宣布婚礼开始，由公会主席兼证婚人致辞，新人代表讲话，40位小学生向新人献花，妇女联合会代表致贺词，新人家属代表讲话。在热烈的掌声中，新人与与会嘉宾、家属入座，嘉宾都是山口洋各群众团体的头面人物，在喜气洋洋的气氛中，简单朴素的茶会开始。

会后，在中华公会的大门口前，全体与会者合影留念。

中华管弦乐队的欢乐乐曲回荡在山口洋的晴朗天空。

集体婚礼热闹、庄重、时髦、尽兴，给足新人和新人家属面子，又缓解了工薪阶层的经济负担，给社会带来一股清新的风气。

张发源的父母都不在了，只有葵香作为家属参加婚礼。

葵香特意让桂媚给量身定制一套像宋庆龄那样的中山装。别看葵香没有文化，但她知道孙中山，她特别崇拜宋庆龄，因为秋翔经常带她去看新中国的电影，只要宋庆龄在镜头中出现，她就很兴奋。

“我从蕉岭来到南洋几十年，除了我跟你们的爸爸结婚时穿婚纱照相到现在，今天是最出风头的日子，坐在主宾席上，我好像跟宋庆龄坐在一起那么光荣！”葵香逢人都这么说。回到家里，还舍不得脱下那身中山装，脱下中山装，又舍不得摘下衣襟别着的大红花。

婚后，张发源与梅媚在盐仓路边的一家别墅里租用一个房间，成为12家房客之一。别墅的主人正是赖强夫人双妹的妈妈，60多岁的水兰伯母。水兰伯母的丈夫生前是山口洋工商界的头面人物，被日本鬼子抓去东万律活埋了。双妹出嫁以后，她与两个小儿子住在

一起，僱了一个老处女当女佣。别墅很大，有十几个房间，还有一大片种满瓜果的园林，园林直通到港边。两个孩子出外打工，水兰伯母害怕寂寞，就把房间租出去，允许房客在园林搭建炉灶，在港边搭建厕所。房租给多给少没有关系，就是绝对不可以失火、吵架，要求全屋人与人之间一定要和谐共处、平平安安。

加里马达海峡连着南中国海，中国大陆有什么风，南洋就会掀起巨浪。山口洋的华侨爱国大团结运动红红火火。南中的学生上街游行，有时唱着《不要赌博！不要赌博》的歌曲宣传移风易俗；中国大陆火热的抗美援朝运动，南中的学生就游行示威宣传抵制美国电影。腰鼓舞、打连翘、荷花舞、采茶扑蝶，只要在中国大陆流行开来的歌舞，通过书籍、电影、电台，很快就会在山口洋流行开来。《团结就是力量》、《一定要解放台湾》、《喀秋莎》、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……等等歌曲，很快就会在课堂和南中合唱团、新华夜校合唱团唱响。

有一位从北婆罗洲沙捞越过来的年轻人，因为思想的激进，参与了当地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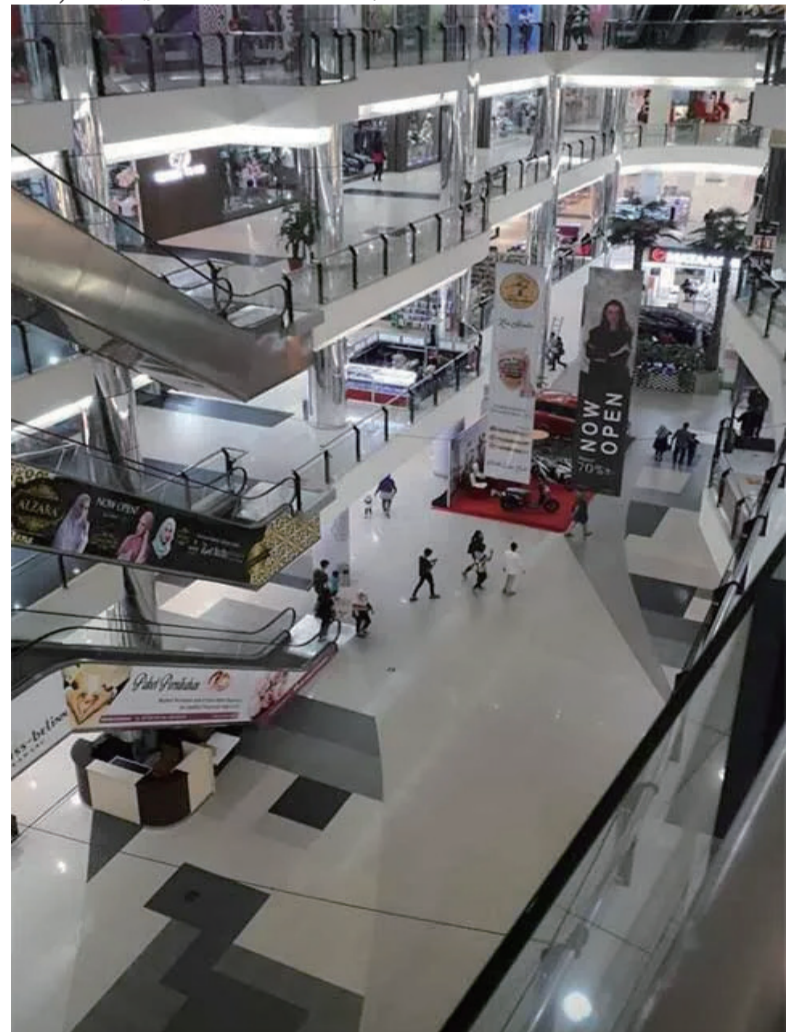
政治运动，在党内受到孤立。他很向往新中国，打听到西加里曼丹的华侨爱国运动红红火火，就越境过来，几经转折，落户在急需教师的山区小村百万突。

这个人就是邓萌，秋翔到百万突教书，共事中，两个人很谈得来，向往新中国的共同志愿，使他们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兄弟。每次周末回家，邓萌也跟着一起过来。“新的时装店”这间屋子，除了葵香与桂媚用一个房间，黄石一家一个房间，在两个房间之间，有楼梯可以上阁

楼，阁楼空间不大，人上去勉强可以挺起身，因为头顶就是铁木瓦，白天里边很热，还好有个牛眼窗可以通风透气。摆放一张大木床，平时晚上就德翔在那里睡。秋翔与邓萌到来，德翔就挤到妈妈房里去，阁楼让给秋翔和邓萌。

一来二去，17岁的桂媚对邓萌渐渐有了好感。邓萌经常会给桂媚讲解夜校课本里的疑难问题，还鼓励她要想办法去读中学，有机会也回中国大陆去深造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山口洋的百货公司